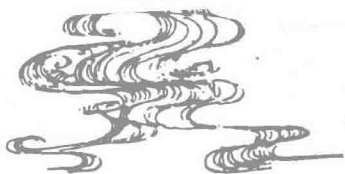




陈
残
云
文
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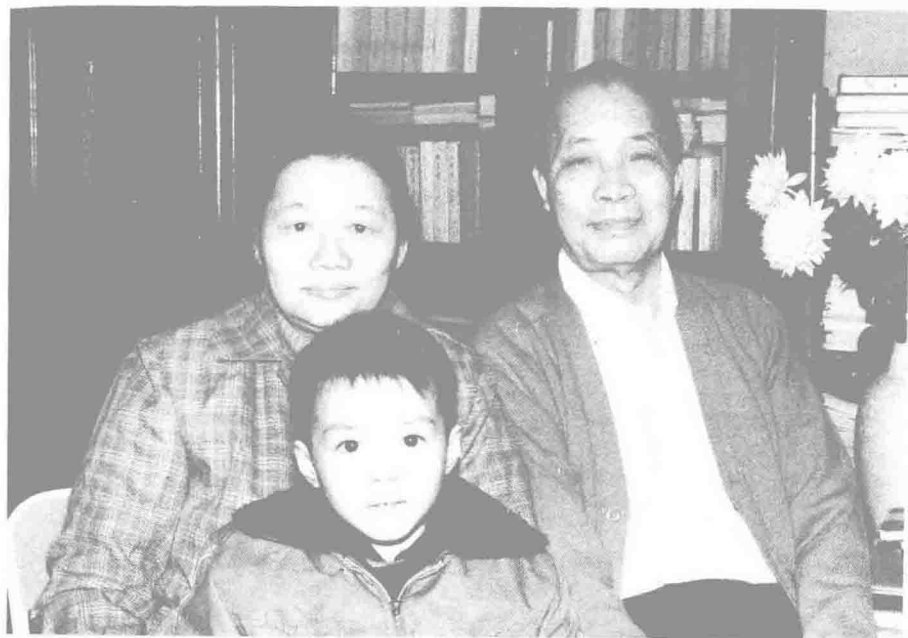
四



陈残云文集

陈残云文集编委会 编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

陈残云夫妇和外孙摄于家中

目 录

山谷风烟	(1—609)
------------	---------

第一章

一九五二年一月初旬，一个灰蒙蒙的清晨，西江南岸群山环绕中的一个县份，天气显得特别暖和、清爽，没有一点冬天的寒意。

高坡村的青壮男女，习惯地摸黑起床，点着松明到河边挑水。村子在山坡上，后面是高耸的山头。山峰连着山峰，经常被茫茫的云海覆盖着。村子上的炊烟，和白云交织在一起，遮掩了丛密的杉树和松林。高坡村近二百户人家的屋子，大都是破旧的，散散落落地从山腰伸延到山脚。沿着山脚的小河边，非常显眼地露出一座青砖石脚的高大房屋，象碉堡一般砌上了围墙，里面有二十多间房间，外面是宽阔的石灰禾场。一看就使人想象到，这房屋的主人一定是个吸吮农民鲜血的大地主。

清晨的山村异常平静，小河的流水声，早醒的小黄牛的呼叫声，猫头鹰的啼叫声，都听得清晰刺耳，在山谷中回响。

在村子近边的乌柏树下，一间破旧的泥砖房子里，传出了老妇人的叹息声：“唉，我一听到猫头鹰聒叫，心里就发跳。”

“娘，你莫迷信，时势变了。”

娘的声音：“二柱，不是娘迷信，你妹妹和哥哥命好苦呵，四年啦！生死不明，不知下落，叫娘怎不日思夜想呀。”

“都是那金眼耀作的恶，要是他不溜走，我早把他的脑门砍掉！”

嗓门很粗，带着一股愤怒。屋子里说话的是刘二柱。他年纪刚满二十五岁，脑袋的短发又黑又粗，古铜色的脸孔长了一些硬胡子，相貌比年龄大得多，显得早熟和沉实。身材有点瘦削，却很扎实、坚硬，象个铁铸的汉子。小油灯发出暗淡的光影，照着他和他的娘。他们坐在矮凳上吃木茨。他娘叫柱婶，五十五岁，头发全白了，满面风霜，又老又瘦，象个六十多岁的人。使人想到，在这贫困的山区里，劳苦的人都是在饥饿中生，在饥饿中长的。

柱婶吃着指头大的木茨，边吃边说：“你妹妹二十二岁了，要不给人害死，该懂得回家呵！”

二柱安慰娘说：“她会回来的，你莫烦心，娘。”

“唉，”柱婶叹了口气，挑一点大的木茨块递给儿子，“救济粮吃光了，连大葛也快完啦。”

二柱把大的木茨块让给娘吃，娘不肯吃，他硬是推给她说：“娘，你身子不好，好好吃个饱，地里的大葛还没挖完，往后再挖。等会儿我先上山掘狗荫去。”狗荫就是土茯苓，是最好的活命野菜，一般长在高山，比较难掘，但刘二柱是个身强力壮的青年，爬山越岭有股蛮劲，很有本事把狗荫挖回来。

母子俩吃完早朝，二柱准备出门，一个人缓缓地走了进来。小油灯已熄灭了，天色微明，看见进来的人又高又瘦，留着平头装，有点文静。他叫刘东仔，先前在省城打过杂货工，日本鬼子占领省城后，回到家里耕种。此人跑过大城市，识得几个字，马虎念得一段报纸，被看作有学问的人，可是年纪上了三十，还是没家没小。此刻，他来找二柱，是要跟二柱上山掘狗荫。

“东仔，”柱婶亲热地叫唤他，“你吃朝没有？”

“吃啦。”刘东仔点头，放下手上的锄头和竹笋。“我跟二柱上山去。”

二柱拉个小凳子摞他坐下，抓了一把木茨块塞给他：“你吃，吃”。

东仔坐着，高兴地说：“听说省城来了一批人，会打仗，有学问，帮我们分田。”

“分田？！”二柱惊喜，似乎有点不相信。

“是的。”东仔连连点首，“都在县城集中呢，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嫩，说是毛主席派来的。”

二柱问：“到我们村里来么？”

东仔很懂道理似地：“不来田地怎么分？地主老爷一个个捉起来，爱怎分就怎分。”

“人家祖宗传下来的良田，肯给你分么？”柱婶并不相信，插话说：“就算你把地主爷捉了，人家还有人，你捉得了？”

“捉不了就斗，斗得他叫天不应，叫地不灵，他还不乖乖地把田地送出？”东仔消息很灵通，话说得真切。“听说人家高要县就是这么干的，都喊着斗地主，分田地。”

柱婶摇头说：“便是分了田，也没得好日子，锄头都没张好的，怎么耕呵。”

东仔点头说：“这倒是实话。”

二柱说：“要是有了田，不用交租，我就不去掘狗荫了，破锄头也能把禾苗种上。”

这时，村子里突然响起了敲锣声，由远而近。随着锣声，有沙哑的声音在叫喊：“开会呀……开紧急家长会呀……到乡政府开会呀……”

东仔愕然问：“大清早开什么会？”

“别理它！”二柱站起身来，拿起锄头和箩筐，赶着出门。“我们上山去。”

二人走了出门，沿着斜斜的山坡小路，走下村子。锣声越来越远，当他们走到小河边，正碰着打锣的人迎面而来。他是村里的刘铁脚，年近五十，矮小硬朗，为人不知忧虑，饿着肚皮也不叹气。一向抬轿度日，解放后地主、老财、官爷、恶霸，抓的抓，逃的逃，留在乡里的也不敢坐轿了，因此他失了业，回到村来做些杂七杂八的零工，也种点旱地。他热心公事，敲锣打鼓，搬台搬椅都找着他。

东仔迎着他说：“铁脚叔，开会干什么？”

“很紧要的会，讲什么我不知道。”刘铁脚快嘴快舌地说，“你们别上山了，不到会要罚钱的，每家一人，乡长说，不到不行。”

东仔说：“我全家只一个人，开了会，喝河水了。乡长只会罚钱，不知人家肚皮叫。”

刘铁脚说：“你到乡府打个照，悄悄溜走算啦，君子不吃眼前亏。”

“好，”二柱高声说：“看看开什么会再上山。”

“二柱有分寸。”刘铁脚赞扬二柱一句，又敲起铜锣往前走。

太阳从山谷中缓缓升起，微弱的淡紫色的光线照红了山野，照红了二柱的铜色的脸膛。他和东仔缓步而行。小河的流水象溪涧一样，又浅又清，流得很急，把河底的石头冲得沙沙作响。这弯弯曲曲的山间小河，什么时候下一场暴雨，就是泥沙俱下，河水奔腾，堤崩土塌，淹没了田野和庄稼。但现在河水清澈见底，在晨光初照下，显得很可爱。绿叶浓密的水蓊树，斜向水面的丛生的竹子，残叶稀疏的芦苇，都在水中泛出倒影。也泛出二柱和东仔不愉快的倒影。

他们走过一道横过小河的木桥，沿着高低不平的田间小径，向云峒圩走去。这是山峦起伏中的开阔的谷地，也算是个小平原。云峒圩在小平原的中心，也是云峒乡的一个中心，乡政府就在这里。这云峒乡约莫有三千人丁，有四个自然村，就是高坡、铁岭、乌石、竹坑。其中人多势众、财雄力厚的是高坡和铁岭。所谓财雄力厚，就是旧社会里高坡的大地主刘耀庭，铁岭的地主恶霸徐润山，执掌了全乡的政权，任意吸吮劳苦者的鲜血，恶行播及全区，还可和县老爷弄权喝酒。刘耀庭当过县参议长，徐润山凭了祖业与县太爷勾结，贩卖烟土，霸管公堂，是个善于耍弄权谋的土霸。他们之间互相勾结，又互相争夺。伪县府为了调和他们之间的矛盾，特委派一个外乡的恶棍徐田，诨名“穿山狗”的去当乡长。此人既会巴结权势，又会剥削钱粮，深得刘、徐二霸的倚重。贫苦农民备受祸害，特别是乌石和竹坑，给害得鸡犬不宁。这些惨淡的日子，在年轻的刘二柱心灵中，刻下深深的烙印。

刘二柱默默无言地跟着刘东仔走进云峒圩去。这小圩只有二十来间铺户，零零乱乱，靠边有一排四面通透的长坊，圩日是摆卖零星杂货和三鸟、猪狗之类的，现在空荡荡，有些很早就赶来开会的人，懒洋洋地坐着，有人靠着泥砖墩子打瞌睡。和长坊连着的是长了杂草的小广场，广场尽头是一个门窗破旧、扫过白灰水的砖砌房屋，门前挂着几块大牌子：“云峒乡政府”、“云峒乡农会”、“云峒乡民兵部”、“云峒乡妇女会”。

刘二柱、刘东仔在乡政府门前经过，走到长坊后边，拣个最僻静的地方坐下来，准备听明白会里的情由就悄悄溜走。

集会的人陆续到了，多的是老头和小孩，也有青壮汉子。不少人和东仔点头招呼、有些是铁岭的，有些是乌石的，看出他平日喜欢和人兜搭。二柱却没有什麼相熟的人，除自己村里人外，

外村的大都很陌生，他往常不是上山就是下地，终日劳劳碌碌，勤作苦干，还不得温饱，因此他只有剃头才到圩上走一趟，和外面的人很少接触。

到的人越来越多，长坊和小广场都塞满了，有好几百人，象是圩日一般，打话和叫喊的声音混作一团。二柱心里有点烦躁，他问东仔：“怎么会还不开？”

东仔来不及回答，却有人抢先说：“等大人物吧！”

二柱回头一看，看见搭话的人是村里的陈大头，模样有四十多岁，脸上长着稀疏的胡须。他是阉鸡的，家里也种点地，常在外面跑。二柱盯着他问：“什么大人物？”

陈大头往前面一指：“你看——”

二柱、东仔都伸长脖子朝前看，看见乡政府里走出几个人来。为头的是个高瘦汉子，四十上下，端端正正地戴着一顶干部帽，衣裳清洁，穿上胶鞋，象要吃喜酒的样子。他是乡长刘有威，据说先前当过刘耀庭的长工。跟在他背后的是林福金，比他大上五、六年，五短身材，脸孔黑黑实实，很壮健，是农会会长。夹在中间的叫徐文盛，是个中年人，头发拨得比较整齐，显得消瘦文弱，象个教馆先生，是乡政府的文书。跟他并排走着的是民兵队长朱全，挂着一支套在盒子里的驳壳枪，约莫三十五六岁，穿上唐装短打，戴了顶歪毡帽，很有几分威势。跟在后面的是个剪掉辫子的妇女，三十岁左右，穿了一套宝蓝衫裤，颧高嘴薄，样子很麻利。她是中农刘财发的儿媳妇金枝，原是刘耀庭的婢女，现在是乡妇女主任。这些就是陈大头所说的大人物。

他们走出乡政府的门前，一字儿站着，对着广场上挤挤挨挨的人群站了一会，民兵队长朱全跑上前高声叫嚷：“开会啦，站好，站好。”

东仔悄声说：“看样子挺威风，倒象当日徐润山的打手。”

二柱很有感触地接道：“从前拉猪仔兵的契弟，就是这个模样的。”

陈大头道：“对呀，你哥哥大柱不是给这种人捆走的？”

“别吵，别吵！”朱全高声呼喝。“听徐文书叫唤，叫到谁的名字，谁就站出来。”

“高坡刘二柱——”乡文书徐文盛拿着一张纸头，朗声叫喊，他的嗓音沙哑，几乎被会场的噪音盖住。

陈大头推推二柱：“叫你呢。”二柱愕然，仰头打量一下会场的动静。朱全催促他。他茫然地走出。

徐文盛又叫：“刘东仔、刘亚志、刘彩珠、刘松三——”刘松三是个满头白发的老头，刘彩珠是个身材矮小的大姑娘，刘亚志是个粗壮的汉子，他们都茫茫然地走了出去。

徐文盛继续叫道：“铁岭徐胜、徐亚启、徐松根、树嫂、徐细妹，乌石林成、林亚培、广婊、林强仔，竹坑朱丕^①、朱土成、朱……”徐文盛顿了一下，陆续叫唤，总共叫了二十多个名字。他们先后走了出去，彼此都不知干什么，瞪着眼睛，默然相望。

乡长刘有威开腔了。此人虽说是当过长工，却能说会道，不知哪里学来一派官势。他说：“各位群众，土改大军要到我们乡里来了，帮我们分土地。他们是从省城来的，都是知书识墨的子弟，有学问，算盘子的响，一下子就把土地分完了，分完了就走。要不，让我们这些满脚牛粪的人来分，十年也分不成，连自己名字也认不出，怎么分呀！所以……因此，土改队来，我们举双手欢迎，他们要到那一家去住，都要好好款待。他们在省城吃好住好，

① 丕，粤语，切音额根。瘦小之意，农民中许多人安上这个名字。

来到我们穷苦的山角落，可苦啦！不能给他们吃狗蒴，木茨片，黄狗头^①。别把人家饿坏——”

刘有威讲得头头是道，可不知是讲给谁听的，大家无精打采。刘二柱，刘东仔急着要上山掘狗蒴，想走又不敢走。

刘有威继续说：“他们明天从县城到我们乡来，几十里山路，没车子坐，好难走呵，还要背行李，怎走得动？为表表我们穷兄弟的心意，就派二十多人去给他们搬运东西。”刘有威侧着脑袋对被叫出的人关照，“你们今天就出县城去，等会儿到乡府来领伙食费。”

众人一听，很替刘松三担心，二十多人中，他年岁最老，怕他顶不住。站在他隔壁的刘二柱关心地说：“三公，你别去啦。”

刘松三说：“别说几十里，几百里三公都不放在眼里。”的确，刘三公和所有山区的劳苦人家一般，什么苦都熬过，什么苦都不怕。他和二十多人一样，虽然心里不大悦意，但既然点了他的名，也就没有二话。山里的庄稼人，向来老实，勤恳，朴素，听话，耐劳耐苦，忠厚正直，刘三公正有这样的性格。

树嫂是个三十多岁的寡妇，有个幼小的儿子要照料，她不愿到县城去住夜，想在乡长面前申述自己的难处，又有点害怕，忍着不说，心里纳闷。

这时候，有人来告诉乡长，说区委书记黄为民从县城来电话，不用派人出县城运行李了，可在虎山坳上设一个茶水站。刘有威点头，和身边的林福金，徐文盛咬咬耳朵，然后又拉高嗓子对众人说：“土改大军到山区来，也想学学爬山，明天不用去运行李了，茶水倒要招待好，要人上虎山坳上烧茶，也要人在村里烧

① 黄狗头：山上一种植物，形似狗头，有毛，削去皮可煮吃，但难消化，贫苦农民以此充饥，吃多了全身浮肿，可作药用。

茶。虎山坳由朱全领人去，村里由金枝领着妇女去。都要款待好，却不可乱说话。我们这些笨嘴笨舌的土佬，乱说话人家不高兴。”后面几句话语气加重，显然是对群众警告。

刘有威说完，农会长林福金也说了一点，他嘴巴笨拙，不大大会说话，简单地讲了几句分田的道理，越讲越乱。人群中响起了孩子的哭声，有低骂的，有拉话的，有叫嚷的。会场顿时混乱起来，有些人趁势溜走了。分田的事，迎接土改大军的事，根本没有引起人们的兴趣，大家都盼着早点散会，去干自己的活儿。刘二柱很想溜走，撞一撞刘东仔的臂膀，彼此会意，悄悄地闪了出去。不提防朱全眼明脚快，跳了出来，扯着刘二柱的锄头，喝道：“别走！”把二人扯了回来。

刘有威看见会场乱纷纷，眼里冒火。要是在平日，他便大骂一顿，抓几个他认为不守本份的人，罚做半天重活儿；可如今土改队要来啦，来了以后，不知有什么章法，他不敢随便发火骂人，免得眼前吃亏。他咽了一口气，问徐文盛有什么要宣布的。徐文盛说留下烧茶水的人讲明职守就得了，没什么宣布的。乡长当即宣布散会。众人一窝蜂散去。

乡里几个头人议论一会儿，要设两个茶水站，一个在虎山坳，要六个身强力壮的壮丁，由朱全带上山去；一个留在云峒圩，要四个妇女加上刘三公，全由金枝指点。刘有威特别交代众人，要对土改大军热情招呼，不可怠慢，有人问起村里的事情，通通由我们几个人说个明白，别的人不得胡言乱语，招惹是非。他挺着脖子说：“我们同村共乡，朝见面晚见面，谁家里有几颗大米，谁有什么心事，大家都晓得，便是平日谁跟谁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儿，也得包藏包藏，犯不着对外人说。对我，有哪些对不起穷兄弟的事，倒不怕说。我是大伙选出来当乡长的，当不好也该免掉，我

早不想干了。大伙晓得，我当惯长工，没文化，脾气躁，正是穿上龙袍不象太子，怎当得起这个乡长？”

众人不知刘有威说这番话是什么意思，都默不作声。沉默了好大一会儿，朱全在二十多人中点了六个壮汉，领着去交代任务。那六个壮汉是刘二柱、刘东仔、徐胜、徐松根、林成、朱土成。金枝领着的人是刘彩珠、树嫂、徐细妹、广婶、刘三公。他们分别领进乡政府，其余的人分别散走。

刘二柱、刘东仔上山不成，倒给乡政府派了这个差事，心里很不高兴。他们咽着一股闷气，耐着性子，领受了朱全交下的任务，折出乡政府，然后去寻找烧茶装水的用具，准备明儿大清早上虎山坳去。

第二章

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，

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。

民主政府爱人民，

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。

……

崇山峻岭之间响彻雄壮的歌声，声浪在浓密的森林中回荡。晨曦初露的晴朗的天空，一群大雁在飞翔。崎岖而陡斜的山路上，一支年青的土改队向山区进发。他们有一百多人，有男有女，背着沉重的被包，有些还提着铁桶，或扛着长枪，一面走一面唱歌，活象战争年代在战地上奔走的文工团队伍。风吹松涛的声响，溪涧的细流声，乌鸦的聒叫声，都被情绪激昂的革命歌声掩盖着。这群不习惯于走山路的年青人，有些还是娇生惯养的大学生，走不上一小时，就满面通红，满头大汗，但他们被歌声鼓动着，被一股要彻底消灭封建阶级的革命力量鼓舞着，他们不怕苦，踏着荆棘丛生的山路朝前进。

他们在下乡之前，都听过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同志的报告。他要大家遵照毛主席的指示，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，过好土改

关。他说，土地革命是推翻整个地主阶级的伟大的斗争，很激烈的斗争，历史上没有过的，要跟贫苦农民同甘苦，共命运，一同斗争，一同前进，在斗争中改造思想，锻炼意志，增长才智。以后，他们又在叶剑英同志兼任校长的南方大学进行了学习，学习毛主席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》、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，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》，以及周恩来总理的政治报告。来到县里，又在县委的领导下，结合本县阶级斗争的实际情况，进行了认真的学习，分析，讨论，武装了思想，才满怀信心地向山区进军的。

他们要爬越一座高山，歌声歇息了，大家都管着喘气，哪还有气力唱歌？却也有些精力旺盛的小伙子，不知困乏地讲述一些鼓舞人心的战斗故事。那个脸蛋圆圆胖胖、红红润润的大学生周燕，很爱听故事。她无忧无虑，活泼好动，爱唱歌，也爱写点儿新诗。人们都称她：“女诗人”。走在她前头的小黑子李国治，是省里一个行政机关的干部。他讲了一个志愿军活捉美国鬼子的故事，引得周燕无限兴奋，不提防被山溪流水冲得圆滑的一块卵石，滑了她一脚，摔倒了。一个体格粗壮的中年人，连忙跃上去，一手把她拖起，关心地问：“没摔伤吧？”

周燕拍拍弄脏了的裤褪，摇头说：“没什么。”

中年人把她手上拿着的放满东西的铁桶，夺了过来，随声说：“我跟你拿。”

“不用。”周燕把铁桶抢回来，若无其事地继续走路，“你别把我当小姐，周书记。”

“说过两次啦，不许叫我周书记。”

“遵命，老周。”

周书记的名字叫周祺，原是东江纵队的政治工作人员，解放

后转到行政部门，当一个处的领导干部，现在领着一批干部下乡土改，参加了县委兼一个区的区委书记。他和全体土改队员一样，背上背包，身怀左轮手枪，跟着大伙儿爬山越岭。由于山区地势偏僻，斗争复杂，县委特给他配上一位警卫员。跟随着他的警卫员小方，是县里的穷苦孩子，过去是本地区游击队的小鬼，地势很熟，周祺很喜欢他。他见周燕不肯让人帮她拿水桶，便自动地抢上前，把水桶夺了过来，径自往前走。周燕追不上，只好让他拿着。

“周燕，”周祺高声叫唤她，“你看山色如此壮丽，斗争的风烟将是处处燃烧，你该写首诗呀。”

周燕大声说：“不会写。”

周祺笑说：“人家都叫你女诗人，怎说不会写？对壮丽的河山没有感情？”

周燕说：“帽子真大呵。”

“不是帽子，是鼓舞你写。”周祺用手往山上一指，“多可爱的松林、杉林、灌木林，换了主人啦，不值得赞美？”

“值得赞美，”周燕说，“到农民兄弟真正成了土地主人的时候，我一定写。”

队伍在山间蜿蜒而行，行到山腹，队形拉得很长，有些人表现出倦怠的样子。走在前头，领着队伍前进的区委副书记黄为民，回头一看，发觉队伍松散了，便高声叫道：“就地休息。”

说完，黄为民站在一块石头上，双手撑着腰，很关心地关照众人好好休息。他是走惯山路的，一点不觉得疲劳。他身材瘦小，象铁板一样的坚硬，黧黑的脸孔显得急躁，却很会关心人。他曾经在本地区打过游击，是土生土长的干部，解放后就当上这一区的区委书记。省里的土改队伍来了，县委要他暂当副书记，由周